

陳耀南著

魏源研究

羅忱



B252

陳耀南著

魏源研究

羅杭



魏源研究

陳耀南著

出版：乾惕書屋

發行：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九龍太子道150號太子商業大廈1303室

Chiu Ming Publishing Co., Ltd.
Room 1303 Prince Commercial Building,
150 Prince Edward Road, Kowloon.

電話：3 - 814204-5

承印：濤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定價 \$ 35.00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版

A STUDY OF WEI YÜAN

His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Its Application

CHAN Yiu-nam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TENTS

PREFACE

1. Life and Works of Wei Yüan
2.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s
3. Wei Yüan and the Social-Moral Pragmatism of the Modern Text School of Confucianism
4. Wei Yüan's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5. Wei Yüan's Philosophy of Reformism as Derived from the Book of Change, Lao Tzu and Buddhism
6. On the Problems of the Mi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d Statecraft
7. Wei Yüan and the Conservancy of the Yellow River
8. Wei Yüan and the Problems of Tribute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Manchus
9. Wei Yüa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lt Revenue
10. Wei Yüan and the Monetary Reformation of the Later Ch'ing period
11. Wei Yüan's Study of Territorial and Glob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as well as National Defence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NCLUSION

APPENDIX: Wei Yüan's Teacher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BIBLIOGRAPHY

Born when the Ch'ing dynasty was showing signs of decay, Wei Yüan (魏源, 1794-1857), was the pivotal figure of the viol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his time, when the socio-moral-minded scholars consciously rebelled against the scholasticism and political indifference of the Old Text School of Confucianism. He went even further and stressed that moral cultivation in itself was not adequate: it had to be supplemented b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reforms. He tried to blur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age and hero, and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ideals of "wang tao" (way of philosopher-kings) and "pa tao" (way of hegemony). To him, seeking wealth and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not at all unbecoming, but essential, to the task of a Confucian scholar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and the way to use verse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for elaboration, we found the heritage from Hsun Tsu. (荀子) who also accommodated certain Legalist goals of statehoo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fucianism. This revolutionary belief was his basic principle found in all his works of which "sheng wu chih" (聖武記, Record of Imperial Military Exploits) and the 100-vols. of "hai kuo t'u Chih", (海國圖志, Maritime Countries), both published soon after the Opium War, were the most celebrated ones. The latter was actually an encyclopaedia of new knowledge for China at that time, with the aim of "learning superior skills of the barbarian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m"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It was soon to become the spirit of an entire new epoch in nearby Japan and the slogan of many Chinese reformers after Wei. In fact, his practical proposals all forecasted the main lin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delayed for almost 20 years after his book, while his appeal for moral rearmament and spiritual reform was neglected. The core of Wei's thought was, in short, a Heraclitus' "flux" which he derived from the Book of Change, the Work of Lao Tzu, and the notion of "kalpa" (劫) in Buddhism to which he devoted in his last years as a disciple – a Kulapati (居士).

Indeed, Wei's academic position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was comparable to that of Ku Yen-wu (顧炎武) in 17th and Tai Chen (戴震) in the 18th.

魏源研究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u>魏源的生平和著述</u>	4
第二章 <u>時世與學風</u>	27
一 政治不良造成奴才	27
二 教育不良造成庸才	29
三 貪黷風氣敗壞政治與經濟	31
四 耕地不足與利權外溢	32
五 考證學的退潮	34
六 義理學的復興	36
七 今文經學的復興	38
八 經世之學的講求和擴大	40
第三章 <u>魏源與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u>	45
一 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	45
二 魏源與清代今文經學	46
三 經學是經世之學	49
四 儒效論的發揚	55
第四章 <u>魏源的詩經學</u>	62
一 詩教與詩經學	62
二 詩樂關係	64
三 晚周與孔孟的用詩傳統	65
四 荀子引詩與其特色	67
五 漢儒說詩的諫書傳統	73
六 今古文詩	74
七 魏源在清代詩經學的地位	78
八 默觚的用詩	80
第五章 <u>魏源易老與變革復運之學</u>	92
第六章 <u>魏源論心性才性與治術</u>	106
第七章 <u>魏源與治河</u>	120
一 清代的河患	120
二 人的因素	121
三 河患成因的總檢討	123
四 前代的經驗	124
五 近代的難題	125
六 應採的新道	127
七 治河仍須努力	129
第八章 <u>魏源與漕運和八旗生計</u>	136
一 清代以前的漕運	136
二 清朝的河運制度	136

三	道光的試行海運	138
四	魏源的方策	140
五	八旗生計和屯墾問題	143
第九章	魏源和鹽政改革	149
一	明朝的遺制	149
二	清代的綱法	150
三	猖獗的私鹽	152
四	票鹽的推行	153
五	成功的經驗	156
第十章	魏源與清代貨幣金融問題	164
一	銀貴錢賤的恐慌	164
二	鴉片是害命謀財的禍首	166
三	大錢與鈔幣	167
四	自鑄銀圓與開鑄	171
第十一章	魏源的史地疆防之學	178
一	聖武記	178
二	元史新編	181
三	海國圖志：劃時代的撰作	183
四	海國圖志的編撰與取材	185
五	海國圖志的內容與主張	190
六	海國圖志的宗旨與評價	198
結 論		208
附 篇	魏源的朋儕師友	215
	莊存與	218
	姚學瑛	220
	李兆洛	222
	周天爵	224
	劉逢祿	228
	鄧顯鶴	232
	唐 鑑	235
	周 濟	237
	李克田	240
	賀長齡	234
	陳 鑾	246
	陸建瀛	251
	陳起詩	253
	李星沅	254
	何紹基	255
	張 穆	257
	陳 澧	257
	董桂敷	259
	陸 獻	260
	嚴如煜	219
	蔣攸銑	221
	李宗瀚	224
	湯金釗	225
	王鳳生	230
	陶 澍	233
	馮登府	236
	徐 松	238
	陳 沆	240
	林則徐	244
	陳 奐	246
	裕 謙	252
	何慶元	253
	陳起書	254
	湯 鵬	256
	鄒漢勛	257
	金安清	258
	曹 鑑	259
	吳蘭修	260
	周系英	219
	歐陽輅	222
	楊 芳	224
	包世臣	225
	胡承珙	232
	湯貽汾	234
	張維屏	236
	張海珊	239
	程恩澤	243
	姚 瑩	245
	龔自珍	247
	黃爵滋	252
	黃 冕	253
	張際亮	255
	汪士鐸	256
	姚 燮	257
	何秋濤	258
	蔣湘南	260
	其 他	261

前言

魏源（1794-1857）是開啓晚清學風的一位著名今文學家。他的治學目標，在於所謂“通經致用”，希望對當時的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社會各方面，發生補偏救弊的作用。他的名言，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其實，更發人深省的，是他在同一文章中所指出的兩大時病：“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虛患”（2）。他的一生，就努力於喚起人心，通學問與政事爲一。雖則限於機緣際遇，他的志願，實現於事功者並不多，但對後來的思想界，却發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研究魏源，並不遲到他逝世百多年後的今天才開始。鴉片戰後，他爲亡羊補牢而作的《聖武記》、《海國圖志》，一版再版，風行海內，當時評論、補正的就已大不乏人（3）。梁啟超、錢基博、以至日本學者井上清等，更以爲明治維新的迅速成功，一個原因是善用魏源的“不龜手之藥”；他們的維新志士，對魏源的著作，也多所評介（4）。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美國A. W. HUMMEL所編的《清代名人傳略》，《魏源》條下，就臚列了不少日本人的論著（5）。不過，系統而比較全面地考究魏源的著作、事功，以至深入地探索他的學術思想，還是要等到1950年十二月《燕京學報》卅九期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這個里程碑的出現。齊氏盛推魏源“兼攬衆長、各造其極，且能施之於實行，不徒託諸空言，不愧爲晚清學術運動的啓蒙大師”（6）。這實在是絕非溢美的內行話。五十年代以還，爲了進一步了解中國，美國的“漢學”界，加強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學術，於是提及魏源的著作也多起來了——例如費正清（JOHN FAIRBANK）、鄧嗣禹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第三章《林則徐》項下，選譯了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並且以魏源和清初大師顧炎武、乾嘉學者戴震並列，推爲清學三變的代表人物（7）。這種說法，正是齊思和的影響。中國內地，從五十到六十年代，《歷史教學》，《歷史研究》等期刊，接連發表了馮友蘭、一寧、吳澤、黃麗鏞等對魏源、對《海國圖志》、以至對他的變易進化思想的研究。就中尤以吳氏之作，最有見地。至於侯外廬三十年來，由著述《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1947、生活）、《中國思想通史》（1958、人民），到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1978、人民），論述魏源的文字份量，雖則總是次於龔自珍，但他由部分而半節、而專節，逐漸加重。1963年，台灣大學王家儉，完成了以《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爲題的碩士論文；四年後，又撰寫了《魏源年譜》，用力勤劬；日本人的論著，也參考了很多。幾年前，中國內地“四人幫”別有用心地鼓吹“儒法鬥爭”；因爲魏源“對儒家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就不理他的基本精神何在，肯定他是所謂“尊法反儒”的一員了（8）！因爲“四人幫”的專擅和鼓吹，有關魏源的文章，見於期刊或報章的，也就更難數；他們雷同一響，連篇累牘，都是差不多的文字。其實，“尊法”則有之，“反儒”則簡直是夢話和笑話；魏源的思想主導，正是儒家的今文經學。不過，他們把《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清夜齋詩稿》，以及其他專著的若干文章，編輯成《魏源集》，替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這點却是可以肯定的。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對這位今文大師全面而詳盡的研究工作，還有待於繼續進行。魏源的基本精神，是從擴大了的“經學”，發揚先秦儒者復運變通、開物成務的傳統，希望藉以化導人心、改革社會。他努力破除漢、宋學的糾纏、爭執與障蔽，替暮氣沉沉、奄奄欲絕的學術思想和國家民族，打開一條新的出路。齊思和之作，展現藍圖、開闢榛莽，但發揮和補充，仍然有待。其他論著，或者述其用而忽其體，或者詳其變而略其承，或者爬梳故實而未遑學藝，或者探究思想而強作比附；凡此種種，都令人覺得有再接再勵、或匡俗正謬的需要。至於外國人和受了西洋“漢學”影響的華人的許多論著，在考據個別的制度史實、敘述中

外關係演變時，他們的方法和業績，自然都有可資借鏡之處；只是往往或因於文字障蔽、或囿於文化意識，對迹用求體、觀瀾索源的要求來說，似乎還不可以和中國本身的典籍和學術同日而語；尤其他們對魏源的研究，從博大而又專精的標準來看，不是嫌於支離破碎，就是近於舍本逐末，甚至膚淺皮相，參考價值很有限度。這是論文的《參考及引用書目》部分，除了“不只看過、而且用過”的中外篇籍以外，不敢貪多務得、臚列求備的原因。

論文的開首兩章，簡述魏源的生命、著作和學風、時世。這是“知人論世”的概括介紹。三至六章，析述他的今文經學，《詩經》學、《易》學、《老》學，以及融會儒、道、佛三家的心性、才性與治術之學。真正讀過魏源所有傳世之作的人，總會了解：魏源的學術精神，在於不拘章句、不限一經、甚至不為儒者之經所囿；他參取荀子和法家重功效，適時變的勝處，而又不失孔孟的心性根本和化成方向。特別是他活用《三百篇》以匡時諫世，這在當時來說，是極有說服力的，這一點，與荀子精神尤其相通。凡此種種，當代學者似乎還未說過，或者語焉不詳。以上幾章，可說是魏學之“體”，是這本論文的主幹部份。論文的下半部，用五章來大致分析魏源對防治河患，改行海運、整頓鹽政、革新貨幣、以及邊疆史地國防的意見。這是魏學之“用”，是論文的展衍部分。全書的組織和論述方式，大致如此。對於魏源一貫由學通治、取精用弘的抱負來說，相信沒有誤解或者曲解。

提倡經世致用，以天下自任的晚清士大夫，當然也不只魏源一人。聲應氣求，他自然和一些有志於當務之急的學者和能吏，常常走在一道。論文的最後部分，以人為綱，敘述魏源和師友朋僚的交往與影響。因為篇幅太多，體例又與各章不同，所以別為《附篇》。

最後，論文的撰寫期間，承蒙導師羅懷烈教授溫厚親切的關懷，中文系主任馬蒙教授的鼓勵訓勉，銘感無盡，謹致謝忱。

附 註

- (1)《總敘》，《海國圖志》，邵陽急當務齋新鐫百卷本，光緒六年（1880）頁1A-1B。
- (2)同上，頁1B-2B。
- (3)如姚瑩、陳澧、馮桂芬、郭嵩燾、何秋濤、林傳甲、王韜、以至傳教士林樂知（Y. ALL-EN）等，詳見第十一章。
- (4)詳見第十一章注121、122、123轉引井上清《日本現代史》、錢基博《近三百年湖南學風》、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又參看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六章第三節，頁166-174，台大文史叢刊（1963）。
- (5)見該書頁850-852，原版：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3
台成文重印，1975
- 條下所列日人論著，有：
- INOBE KAZUIYE,
The Geographer, Wei Yuan, Shien No. 8
- MOMOSE, HIROMU, Wei Yuan,
A Pioneer Scholar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 Rekishi Koron, Vol. 3, No. 6
- ABE MAKOTO,
The Study of World Geography in Edo Period, Rekishigaku Kenkyu, Vol. 1,
Nos. 1,2
- (6)文末按語。原文見收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第二編，存萃學社，崇文，（香港），1971。
- (7) SSU-YU TENG &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epar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Reprinted, Atheneum, New York 1975 p.29
- (8)見《魏源集、前言》，中華，（北京），1976。

第一章

魏源的生平和著述

魏源一生，正值清室由盛而衰，面臨劇變的時代。早在青少年時期，他敏感的心靈，已經飽受衝擊、覺到烈風暴雨前夕的低氣壓。在後來《聖武記》的自序中，他說：

“荆楚以南，有積憾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1)當時中國的朝野，絕大多數人還是醉生夢死，魏源和一班經濟自期的朋友，已經先天下之憂而憂了。

魏源字默深，生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先世，本是江西太和縣人，明初遷來湖南邵陽縣的金壇，就落籍在資水之畔了。

魏源的志切經世，家族傳統可能也是一個因素。他的曾祖太公、祖父志順都有尊學濟衆的志行，父親邦魯，更是一位廉介惠澤的地方小官(2)。魏邦魯少時，在北京從綦浦嚴如煜學奇門六壬，這對後來魏源的善言權變，恐怕也有些影響。

“變”確是那個時代的新問題、大問題。康雍乾以來的太平表象，似乎已漸漸難以維持下去。就在魏源出生的次年，邵陽西北三百多里、湘川黔之間的永綏苗民石三保等起事，反抗滿清，經過差不多半年，才由福康安的軍隊鎮壓下去。魏源因此也對苗事的真相和政治的運用，特別注意。他曾替平苗有功的湖南按察使傅肅立傳；後來《聖武記》有《坊苗篇》；替賀長齡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也特設“坊苗”一類。

魏耆，魏源的長子，憶述他的父親“生平寡言笑、鮮嗜欲；雖嚴寒酷暑，手不釋卷。至友晤談，不過數刻，即伏案吟哦。舟中鉛黃不去手。”(3)魏源自己也說：

“默好深思還自守”(4)

這是他別字的簡詮，也是他生平志尙的自況。據魏耆的記述，童年的魏源，好學深思，已經表現了過人的自律、自覺和穎悟。“寡嬉笑、常獨坐”，“夜手一編、咿唔達旦”(5)的童子，長大後就是弘中肆外、廣交名宿、筆下萬言、胸中千策的經世大儒了。

嘉慶七年（1802），就是魏源九歲、應童子試那年的冬天，爆發了白蓮教的亂事。前後用兵九載，耗帑二億。滿清的統治基礎和力量，從此明顯衰弛。兩年後，以蔡牽爲首的一班海盜，在台灣海峽兩岸活躍，令官兵疲於奔命。到十四年（1809）九月，蔡牽才告敗死。這就是魏源的所謂嘉慶“征海寇”的一役。那時魏源已經十六歲，家貧好學，對史書和王陽明的學說，興趣特別濃厚。湖南學政李宗瀚，對這位嶄然露角的少年才士，特別賞識。另一位湖南學政、端謹耿介的湯金釗，也選他爲拔貢。這時是嘉慶十八年（1813）、魏源二十歲。這年秋天，發生了一件震撼清廷的大事：白蓮教支派、天理教首領林清，聯絡宦官，攻擊紫禁城，事敗磔死。民變的力量，是越來越大了。

次年，魏源隨父入京，拜謁學術名宿，面請教益，奠定了一生學問的基礎。當時的學術界，今文的復興將萌，漢宋的對壘未息。宋學方面，他請教於姚學瑛；姚氏廉介寧靜，律己至嚴，給魏源一個鍛鍊意志、淨化情操的終身榜樣。爲了鑽研《大學》古本，他埋頭五十多日，弄到囚首垢面，令因久違而探望他的座主湯金釗爲之驚詫(6)。古文經學方面，他問家法於《毛詩》專家胡承珙。日後魏源著《詩古微》，揚今文三家與《毛》並尊，又對引詩斷章以闡發義理，特具興趣，相信前此受了胡氏不少啓發。今文大師武進劉逢祿，承莊存與之後

第一章

，由董子上窺六藝條貫，由六藝求儒學統紀，昌明《春秋》的微言大義，開啓風氣。魏源和龔自珍都從他問學。龔氏對發揮《公羊》義以譏刺時政，特具鋒稜，魏源則並昌《詩》《書》今文之學，並且特別表揚董子“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7)，把清代今文學的復興又推進一步。辭章方面，與董桂敷等切磋古文，又獲交於陳沆，詩篇酬唱，心契意投，於是成爲至友。轉益多師，聲應氣求，魏源的學問才華，就更深厚、更顯露了。同鄉先輩、以纂輯楚湘文獻爲志的名士鄧顯鶴勸勵他說：

“吾衰不復振，責望及鄉閭，子於鄉閭中，乃獨稱相如。窃聞諸老先，待子承明廬，放學出一頭，勉旃副時譽！”(8)

可見青年魏源名聞之廣、受許之厚了。

儘管才高名廣，魏源的科名卻並不早達，一直在學優求仕的道途上奮鬥。嘉慶廿四年(1819)，廿六歲的他，中了順天鄉試副貢生。有《都門感秋寄陸彥若於奉天》詩，其中第二首說：

“天津沃野接遼中，猶憶軒皇畫井功；但使千圻皆水利，何煩萬舸轉江東！……”(9)經世之懷、實務之志，已是躍然紙上。正如兩載後、道光元年(1814)春天，與鄧顯鶴聯袂北上，作《雜詩》七首(10)，其中有：

“足不九州蒞，寧免井蛙愚？尼父咨柱下，季札觀吳書。”

“旅客有奇夢：夢遊古華胥；手持水利書，副以溝洫圖，拜獻神禹前，斯民免爲魚！”

所謂“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這種淑世的詩人襟抱，正與老杜相同。所不同者，魏源對經綸世務，有切實的研究，有具體的辦法，不以儒家自囿，也不僅詩人而已。

這年(1821)秋天，魏源再赴順天鄉試。考題是“上長長而民興悌”，《大學》論“絮矩之道”的一句。魏源的文章，寫得卓犖奇肆，考官一致激賞——可惜結果是抑置副榜：因爲文中用了漢代的“尺布之謠”，觸犯了八股文章的規定！於此，也可見科舉制義，是怎樣阻阨真才、泥古不化了！

次年(1822)，中順天鄉試舉人第二名，拜謁姚學爽於北京水月庵，以所註《大學古本》請教。姚氏指陳得失，深中肯綮，默深憬然有悟。姚學爽的意見是：

“古本出自《石經》，天造地設；惟後儒不得其脈絡，是以致訟……惟在致力于‘知本’，勿事空言而已。”(11)

所謂“知本”，就是歸宗於心性，因爲心性爲萬德之本；所謂“勿事空言”，就是施諸實務，透過實務實功，內聖外王的理論，才不致成爲空說。這應當就是魏源“憬然有悟”之處，也是他“終身師止”，服膺不渝的地方。

用兵講武、洞悉形勢，也是經世要務，尤其在亂世、在變動之世。魏源在這方面，也努力把握機會，充實自己。直隸提督楊芳，慕名延請他任教館於宦邸所在的古北口。教讀之暇，魏源就在長城內外，考察山川形勢，以及兵家邊塞地理。積學儲寶，就成了他日後撰寫《元史新編》、《聖武記》、《海國圖志》等名著的基礎了。《默觚下：治篇一》說：

“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其無事之日始。”(12)

這實在是魏源身體力行的悟解。

道光三年(1823)，魏源三十歲了；學問聲名，也都確是卓然有立。就在這年，在北京，結交了姚瑩、湯鵬、龔自珍、張際亮一班卓犖不凡的才士。姚瑩後來提起認識湯、龔、張和魏源四人，說：

“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轅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座氣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13)

特別是默深、海秋、定菴，先後有“湯魏”和“龔魏”並稱之號⁽¹⁴⁾。兩年後（1825），又因定菴認識曹籀。曹氏盛推龔魏，說：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沉、時勢之變遷，迭為乘除者也……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菴，一曰邵陽魏君默深。”⁽¹⁵⁾

正如次年劉逢祿惋惜二子落第所說：定菴是之江神才，默深是“無雙國士”；時人的推服，實在並非倖致。

道光五年（1825）是魏源文章經世重要的一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延請他編輯《皇朝經世文編》。搜集清初以來朝野經世文獻，訂定五大原則，作為選錄編準⁽¹⁶⁾：

一、審取——這是編選的總原則；就是以當代經世實用的時務問題為對象，以學術、治體為總綱，以六官之政為條目，至於不切於當代，以及天文樂律碑傳紀述之類，都略而不詳；

二、廣存——以上有關的文獻，網羅務廣，見仁見智，兼收並蓄，“惟集思而廣益，庶執兩而用中”；

三、條理——以“會同觸類”之旨，類分所收文章；

四、編校——作者的氏里官爵，總彙卷首，所錄均據刻本。公牘之文，節刪蔓冗，又加句讀以便瀏覽，圈識以明章段；

五、未刻——原先計劃，龐大而全面，尚有：《會典提綱》廿卷，以稽考制度；《皇輿圖表》廿卷，以繪測地理；《職官因革》廿卷，以詳列官制；更輯《明代經世》二編，以上溯源流。凡此各編，都在將來出版計劃之內。

全書的組織綱領如下：

卷一至六 學術一至六 原學、儒行、法語、廣論、文學、師友。

卷七至十四 治體一至八 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職。

卷十五至廿五 吏政一至十一 吏論、銓選、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

卷廿六至五十三 戶政一至廿八 理財、養民、賦役、屯墾、八旗生計、農政、倉儲荒政、漕運、鹽課、權酷、錢幣。

卷五十四至六十九 禮政一至十六 禮論、大典、學校、宗法、家教、昏禮、喪禮、服制、祭禮、正俗。

卷七十至八十九 兵政一至二十 兵制、屯餉、馬政、保用、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蠻防、苗防、剿匪。

卷九十至九十四 刑政一至五 刑論、律例、治獄。

卷九十五至一二〇 工政一至廿六 土木、河防、運河、水利總論、直隸水利、直隸河工、江蘇水利、各省水利、海墾。

由上可見，此編確是體大包廣，組織又周密而合邏輯，可說是兼有《資治通鑑》、《三通》和《史記》精神的清代經世論著彙編，可以見到許多當代一流的心思，怎樣為維持一個合理的社會而努力。魏源的一班同志友好，如蔣攸銑、楊芳、陶澍、李兆洛、姚瑩、章謙存、包世臣、龔自珍、陸猷，都有奏議或論說收入，賀長齡和魏源自己的若干意見，也著錄其中。默深著作，收於本編的有：

卷5《文學》：《曾子章句序》《子思子章句序》

卷48《漕運》：《復魏制軍詢海運書》《海運全案序》《道光丙戌海運記》《海運全案跋》（本卷各篇皆代作）

卷58《宗法》：《廬江章氏義莊記》

卷60《家教》：《刳股對》

卷68《正俗》：《書宋名臣言行錄》《再書宋名臣言行錄》

卷76《兵法》：《孫子集註序》

卷77《兵法》：《城守篇》

卷80《塞防》：《答人問西北邊域書》

卷86《蠻防》：《湖南苗防錄序》

卷88《苗防》：《防苗》《乙丙湖貴征苗記》《傳鼐傳》

本書收錄論文三千餘篇，作者有專集者 402 人，別見官書或其他著撰者 246 人，共 648

；除各人專集外，取材或根據文獻如下：

《皇朝奏議》

《雍正硃批奏疏》

《皇清文穎》

《南河成案》

《欽定律呂正義後編》

《切問齋文鈔》

《資治新書》

《昭代治書》

《治安文獻》

《荒政輯要》

《八旗通志》

《畿輔通志》

《江西通志》

《浙江通志》

《福建通志》

《湖南通志》

《河南通志》

《山東通志》

《陝西甘肅通志》

《四川通志》

《廣西通志》

《雲南通志》

《貴州通志》

《蘇州府志》

《松江府志》

《兩浙海塘志》

《揚州府志》

《兩淮鹽法志》

《密齋集》

《桴經室集》

《山右文鈔》

《粵東文海》

《滇繫》

《晉垂棘》
《懷遠縣志》
《六安州志》
《池州府志》
《平定三省邪匪方略》
《饒州府志》
《五禮通考》
《孝感縣志》
《洞庭湖志》

以及傳鈔資料，也可說是取博而用廣了。

本來，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並不是同類書籍的最先一種。晚明陳子龍、宋徵璧、徐孚遠、周立勳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取名臣文集，採擷論議奏疏之文，勒成一書，以救儒者由學入政，“本末眩瞶、措置乖方，浮文無裨實用，擬古未能通今”之弊（《凡例》語）。此書依人爲次，由宋濂至錢樞，凡 504 卷，另加補遺。由序文及例言稱“明興以來二百七十年”之類語句，可知此書完成於 1836，即崇禎十一年。（有香港珠璣書店影本）。其次，乾隆四十年（1775），吳江陸燿（朗甫）輯《切問齋文鈔》30 卷，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門，選錄“質言而有文”的經世文章。這也是《皇朝經世文編》的衆多取材之一。當然，論到規模宏大、選輯美備，魏氏之編，自然是後出轉精了。最發人深省的，還是他代賀長齡作的總序：

“事必本乎心。璽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籀篆而朱鳥跡者乎？有朱籀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矣。”

歸本於心，而不重心輕事；可以藥理學的偏蔽。又說：

“法必本於人。轉五寸之轂，引重至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師意匠，殷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

歸本於人，而不重人輕法；可以結合傳統儒、法兩家政治學的優長，而去其弊失。又說：

“今必本夫古。軒、撓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歲之曆，今歲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

不薄古而務求變通因革，以適切今務，這不啻爲晚清革新改良運動，鼓響了號角。又說：

“物必本夫我。然兩物相摩而精者出焉，兩心相質而疑難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人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善入夫人之心、而又善出其入人之心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齟焉、委焉輸焉。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矣。”

通和人我之道，也說得透闢中肯。事實上，就像《史記》開了正史體例、《通鑑》和《通鑑紀事本末》踵繼紛起一般，《皇朝經世文編》，不久也成了典範之作，配合了民族變革求生存的需求，也開展了重視世務的風氣，後來踵繼編集的很多⁽⁸⁾。

《皇朝經世文編》實際選輯的勞績，當然歸之魏源；而魏源也得以對清初以來的國計民生問題，和各方面的意見，作了全盤的檢討，至於得位行志，倡導推行的賀長齡，也功不可沒。賀氏又協助當時的江蘇巡撫陶澍、一位幹濟有爲的名宦，推行海運。陶澍和魏源，也是文章經濟的莫逆之交。因了魏源的策劃，一班經世學者的參贊、大吏的主持，以海運代河漕，得到了空前的成功。明清以來，頭痛已久的漕運問題，也獲得了解決。魏源代賀長齡《復

魏制府詢海運書》、《籌漕上篇》，都是這時寫成的，長子魏耆，也在這年出生⁽¹⁹⁾——這時是道光五年，1825。

道光六年（1826）的春天，卅三歲的魏源，入京會試。他與龔定菴的卷子，都與博弘肆，高才卓識，但竟然落第，那時劉逢祿任禮部主事，參與分校，非常賞識這兩份“落卷”。他亟勸主考者力薦，不售，失望惋惜之餘，寫了一首充滿了讚佩、同情、勉勵的詩，其中有：

“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經神；尤精選理鏖鮑謝，暗中創氣騰龍鱗……”

推崇默深甚至，於是“龔魏”之名，更喧騰衆口了。不過，經濟大才，阻阨於科舉，抑塞了他們得位得志的機會，也拖慢了國家走上富強的腳步。

會試不第，魏源回到江蘇，就賀長齡幕。十一月，輯成了《皇朝經世文編》，並代賀作《序》。十二月初，又編成《江蘇海運全案》，共十二卷。至交陳沆，也在這年去世；風雨酬唱，尊酒論文，只有成爲記憶了。

道光七年（1827），由於河患影響，漕運又發生大困難。那時練達有爲的蔣攸銑代任兩江總督，魏源就寫了《籌漕下篇》，極力強調海運的利益。次年，又代江蘇巡撫陶澍致書蔣氏，提議江蘇四府一州南漕永行海運，停收幫費，一勞永逸，便官便民。蔣氏採納他們的意見，奏准清廷，準備試行，可惜又被一向從中蠹蝕的人作梗而罷論了。

卅五歲是魏源學術思想生命另一個重要的年代。在這年（道光八年戊子，1828），他漫遊杭州，跟居士錢東甫（伊庵）研習佛理，又請曦潤、慈峰兩位法師，講《楞嚴》、《法華》等大乘經典，對佛教空、有諸宗精義，都多有會心；對人生歸宿和心性問題，也有了深一層的悟解。另一方面，他又替《味經齋遺書》作序，盛推莊存與在乾隆考據風氣之中，卻不爲風氣所移，治經而得其微言大義，貫天人，述道德、陳今古，表現了真正的漢學精神，這也是魏源一生的學術職志。

魏源經世之學，已經爲當時所欽；只是當時的考試制度，卻不讓他有直接放手施展才華、伸張抱負的機會。道光九年（1829），他又與龔自珍應禮部考試。這次定菴中了進士，魏源仍然不幸落選。爲了有實際參與政府的機會，他遵例納貲爲內閣中書舍人，因此有機會接觸國家的典籍檔案，奠定了他以後更深入地探討時政得失的基礎。《聖武記》寫作資料的搜集，就在這時開始。

魏源另一部名著——《詩古微》，大概在這年初步寫成，目的在發揮今文《齊》《魯》《韓》之家的微言大義，豁除《毛詩》正變美刺的滯例，重新表揚周公制禮作樂，政教合一的用心。

他又鑑於孔廣森、劉逢祿，都只爲何休《公羊》之學拾遺補缺，而董仲舒本應名爲《董生春秋》的《春秋繁露》三科九旨，宏通精義，遠在胡毋生、何休之上，不泥經文，而能優尋厭飫；不只析例，而且曲暢旁通。所以，魏源認爲“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不失儒學立場，而能權宜應變、經綸世務的，莫如董仲舒。因此，他以《春秋繁露》爲主，而以劉逢祿《釋例》的通論《公羊》大義，近乎董生者附諸後，爲《公羊春秋》別開闡域，成《董子春秋發微》七卷⁽²⁰⁾。此書後世未見，或者可能即是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和友曹鑑⁽²¹⁾所共同提到的《公羊春秋古微》，也未可知。不過無論是一是二，現在都未能見到。《詩古微》和這書在本年撰成⁽²²⁾後，今文經學，就由《公羊》而展開及於他經了。

今文經學的興起，也是時勢所趨。長久以來，學士文人，不是馳騁翰華，就是鉅釘蠶祭，成了典型的社會白象。到國計民生，問題漸多漸大之時，以天下爲己任的有志之士，自然要起來，另開風氣了。這班志切經世的學人，聲應氣求，走在一起，藉着文酒之會，砥礪切磋。道光十年（1830）四月九日，魏源、龔自珍、潘德輿、湯鵬等，參加黃爵滋所約花之

寺觀海棠的盛會，五月中，又與龔、黃、林則徐、張維屏等，結宣南詩社，互相唱酬。他們都是志節慷慨之士；又有陳用光、潘曾瑩兄弟等著名文章之士。宣南就是北京宣武門外，中下級京官、翰苑詞林聚居的地方。宣南詩會，來源可以上溯到嘉慶初年；嘉慶中葉的胡承珙，道光元年的程恩澤，以及陶澍等，都會是社友㉔。

在這年，魏源完成了劉逢祿遺書的校刊，並且寫了一篇序文，析述今古文家法的源流演變，指出“復古”之要，應當是由訓詁聲音，進於東漢的典章制度，再進於西漢的微言大義，貫經術、掌故、文章於一，清代今文學的學術方向，就此明白地揭橥了。

次年——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父親去世。魏邦魯生前，曾從嚴如煜習奇門六壬，對“望氣”之術，是頗有研究的。去世前一年，遷江蘇寶山主簿，曾夜起望城中，覺得充滿了死氣，所以囑咐家人，即使不能歸葬，這寶山也不是身後“安居”的好地方。——所謂“死氣”，大概是地形使然吧。鴉片戰爭時，果然陷英，人說他有先見㉕。其實以清末的國恥史來看，由暮氣沉沉而死氣沉沉的城市，又豈止寶山一地呢！

爲了克體親心，魏源就“究心堪輿之術，窮探極覽，不遠千里”，以尋覓難得的牛眠之地。他對風水堪輿之說，是很有研究的，後來——“道光屠維大淵獻”，即己亥、十九年、1839——替新化羅金鑑《支離承氣論》和《地理綱目》作序，暢論形家陰陽之用，在承接天陽的生氣，背去地陰的殺氣；目的在全體魄、妥先靈。他認爲：人身是小天地，天地是大人身；枝幹脈絡，斂放起伏，都相契相通。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漢儒原始宇宙論，尤其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的影響。再後來，他在道光廿五年（1845）權揚州府東臺縣時，泮宮前有瓦窖數十座，已歷百多年，他慨歎這就是多年來人才科第無望的原因：——泮宮是養士之地，怎能終年焚炙呢！所以他決意遷徙，只因母憂去官，無法如願，後來經常引以爲憾。又任高郵知州時，奎星閣前有大槐樹，濃蔽數畝，是遮蔭的好所在。他忽然下令伐去，士人聚譁，已經無及。他解釋這槐樹遮天蔽日，是近年來高郵科第斷絕、沐不到帝室溫陽的大原因；——果然，這年文武諸生中式者有八人，以後陸續有人登第㉖今天看來，以魏源的高才卓識，博學深思，竟也有此迹近迷信之舉，實在可詫可笑。或者是魏源自己多年抑塞的心理反映，或者是如荀子所謂“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一種“神道設教”的政治運用吧。

堪輿其實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好風水的地方，往往的確風光獨好。魏源的窮探極覽，也不盡爲了堪輿：他對嶽岱峯巒，本來就有深切的愛好。“足不九州蒞，寧免井蛙愚”㉗所以他的志概是“朝望西溟水，夕駕崑崙山；胸中蓋地圖，八極指掌間”㉘；所以，他不僅是以遊山爲樂，而且以遊山爲學的；他詠唱：

“人知遊山樂，不知遊山學：人生天地間，息息宜通天地籥。特立山之介，空洞山之聰，渟蓄山之興，流駛山之通，泉能使人靜，石能使山雄；雲能使山活，樹能使山蔥。誰超泉石雲樹外，悟入介奧通明中？遊山淺，見山膚澤；遊山深，見山魂魄。與山爲一始知山，寤寐形神合爲一；蝸爭羶慕世間人，請來一共雲山夕！”㉙

所以，魏源的詩集之中，吟詠奇峰秀巒、登臨之樂的，占了很大部分。他自己也說：

“太白十詩九言月，淵明十詩九言酒，和靖十詩九言梅，我今無一當何有？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讓人。晝時所歷夢同趣，貯山胸似貯壺冰。淵明面廬無一詠，太白登華無一吟，永嘉雖遇謝公屐，台蕩勝迹皆未尋。昔人所欠將余俟，應笑十詩九山水；他年詩集如香山，供養衡雲最深裏！”㉚

默深先生立言不朽，衡嶽長青，這個願望，相信總會實現吧。

愛山之外，魏源也愛水。道光十二年（1832），卅九歲，卜居金陵烏龍潭，這便是以後幾年的安居之所了。《詩集》中的《烏龍潭夜坐》六首、《烏龍潭小泛》二首、《卜居金